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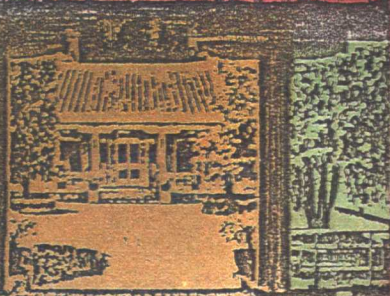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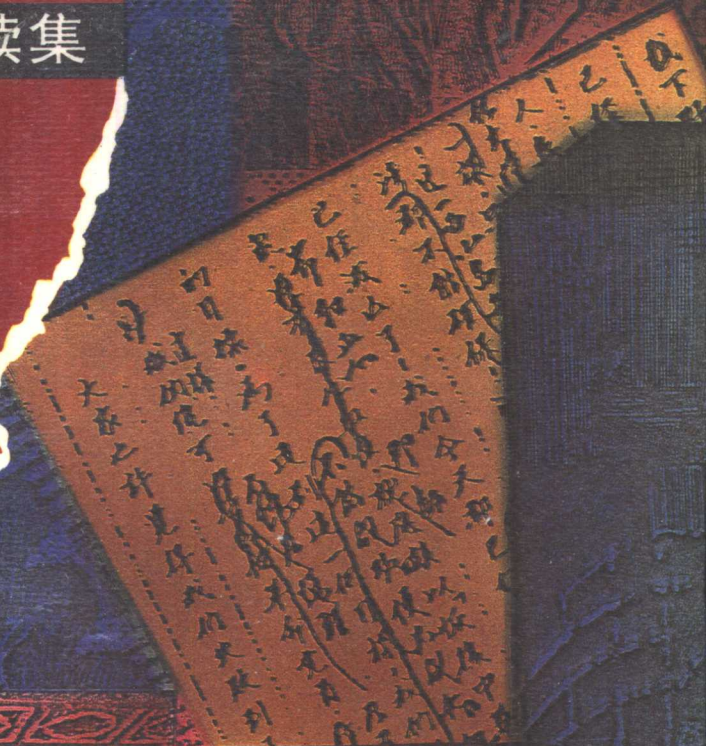
山草 残梦

金陵春梦续集

第六集

军统群魔

唐人著



草 山 殘 夢

第六集 軍統群魔

唐 人 著
趙元齡 整理

華 文 出 版 社
1992 年 · 北京

00717132

《草山残梦》编辑出版名单

顾问：许力以

主 编：肖德荣

副主编：宋桂选 邢凤藻 冷 静 王文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祥 刘万朗 刘寿春 邢凤藻

肖耀先 肖德荣 宋桂选 冷 静

胡治安 张光璐 高 太 殷崇文

特约责任统编：邢凤藻

责任编辑：齐 宇 王文祥 刘万朗 东 山 江 玉

技术编辑：陈赓灿

装帧设计：邵 新

编 务：王云涛

出版说明

香港著名作家唐人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曾在国内外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对其中一些问题，专家们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文艺作品，它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在出版的《草山残梦》是《金陵春梦》的续篇，约计三百余万字。该书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写起，直至写到蒋介石客死台湾。其中成功地描写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复杂环境中的种种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发展，从而向读者揭示了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台湾回归祖国需要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勾通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往来与相互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如何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该书作者生前曾在香港、澳门报纸连载，此次出版是根据连载稿，由赵元龄先生综合整理而成。

该书是作者生前的旧作，不是历史专著。它是依据当时港台及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消息、资料，以作者文学构思加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情景，正在一步一步地清楚。此次出版，为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改动，请

读者谅解。涉及到当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朝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也只能是该作品创作时的国际背景和作者的理解，并非今日评论他国外交，对此也一并说明。

对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出版界的专家、前辈，文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编 者

目 录

第 一 回

为财丧生 余程万死有余憾 (1)
侥幸逃命 李盛林惊魂难定

第 二 回

广州擒谍 个个悔恨卖命 (27)
九龙流血 人人谴责暴徒

第 三 回

九龙创伤 暴徒犹嫌“战果”小 (54)
荃湾血迹 凶手仍感“不过瘾”

第 四 回

阴谋难逞 头目竞相逃亡 (81)
愤怒难忍 中外纷作不平

第 五 回

罪有应得 戴老板摔死戴山 (108)
也算报应 毛人凤暴病归阴

第 六 回

三斗四升 “浙江三毛”好不威风 (131)
七解八散 “湖南三李”消声匿迹

第七回

郑氏介民 吞钱财有大绝招 (160)
戴姓藏宜 玩女人比老子强

第八回

老板二意 蒋介石胆寒 (194)
主子拉拢 郑介民心惊

第九回

明副暗正 小蒋扶植陈大庆 (230)
旁敲侧击 老蒋吓死郑介民

第一回

为财丧生 余程万死有余憾

侥幸逃命 李盛林惊魂难定

秃笔一枝，话分两头。却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古往今来，不乏例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国民党所以推翻满清，获得成功，皆因大势所趋，当时不少臣民“择主而事”，鄙清室而效忠孙中山之故，死抱住灵主牌最可笑，康有为的“保皇党”迄今尚在被人作为笑谈，此事荒唐之极。说得近点，程潜、张治中、翁文灏、傅作义等等蒋朝大员，因“择木而栖”得以发挥他们为国为民的宏图大志，而被骗逃往台湾的众人则摆布由人，闷郁不堪。香港情况特殊，国民党人当年仓卒来此者，除了极少数之外，大都身心困顿，坐卧不安，不少人且墓木拱矣！前面说过的那位著名“剿共将领”卫立煌等终告归去之后第七天，有“贵州骁将”之称的蒋官牟廷芳，即以眼疾开刀不治而死。牟与卫在屏山寓所相距不过几步，遭遇不同却有如是者。卫走时曾有一信留给几位友好，他的邻人大都读到，牟廷芳也是其中之一，但贫病交迫，一时走不动了，另一个邻人余程万也读到，却因财产太多，即使想

走，谅必一时也走不动了。他走与不走，走向何处？并未说与在下知道，可不能胡乱猜测。余程万财产究有多少？在他死的时候以千万计，妻妾洋房汽车当然不在话下，还办了好大一个农场，尚有钱庄商店投资等等，还经营高利贷这买卖，特别新界屏山一带农村市镇，几乎无人不知余程万。亲自驾车，到处奔跑，余程万这个粗豪之人，既不怕人家骗他的“子母钱”，也不怕人家抢他的东西，居然将那美钞黄金港币藏在一条又粗又大的皮带之内，围在腰间，号称“一条龙”，独来独往，又有人称之为“屏山土皇帝”。

余程万在市区有楼宇，在屏山巨大农场之旁，也有别墅，名曰“华苑”，妻妾分住，声色犬马，在他自己总以为这是“纳福”，一九五五年八月廿六日深夜十一时许，他忙完一天“人欠欠人”，也结束了一天酬酢，便驾驶着他的新汽车遣返新界屏山唐人新村的华苑，车头灯光照射下，只见华苑雕梁画栋，珠亭粉墙，花红树绿，双扉紧闭，暗忖今天周末，特地来与如夫人欢聚，回头免不了饮它几杯，这当儿他惯例自己下车开启门锁，忽闻一声“咪郁！”三条黑影自前、后、右跃出，而且脸部遮上黑布，手中似有家伙。这当儿家人已有所闻，余程万叫声苦也，在枪口威胁之下，也只得由匪徒尽将身上值钱之物搜去，然后“开门揖盗”，屋内一名花匠此时断定遇盗，不敢声张，忙不迭跃出后墙，飞奔屏山镇上报警求救，三匪闻声有异，急忙入室洗劫，却见他的爱妾赖在床上不肯起来。

余程万央求道：“我太太生孩子今天第四天，所以不能起床，你们要什么拿什么，可不该吓了她。”看官，原来他这位如夫人，有那么一段来历：余程万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间任国民党五十七师师长守卫常德，隶属于七十四军王耀武，是月十五日寇开始猛攻他的防地，历时十九昼夜，国民党部队这样打法倒也少见，但到最后关头时，余程万的指挥所已移到城中“中央银行”地下室，

那当儿他的部队只剩下几百人了，援军一直没见来，余程万乃下令退却，于十二月三日深夜自南门渡河，常德沦陷，没几天日寇却又他去，余程万的友军就开进了常德。

那时光蒋介石正在开罗和罗斯福、邱吉尔举行会议，其侍从室则自重庆飞往湖北恩施，以迷惑人们的视线，常德之战，战报也就天天送到了开罗，因为打得较久，罗、邱二人不免对守军有所赞扬，并且知道师长姓余名程万。蒋介石的高兴更不用提，当着那两人，说余程万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广东台山人，以“一期”的“天子门生”在那当儿只当个师长，说明这人绝非老蒋爱将，但罗、邱二人虽知道国民党的一些黑幕，却不清楚这些细节。迨常德既失，蒋介石这一气非同小可，他不怕日本兵笑他，而怕无以对罗、邱，余程万乃被押重庆受军法审判，也就是要他脑袋的意思。当时人人为余叫屈，因为他好歹还死守了十多天，几年中不战而逃的将领多到不可算计，只因与蒋关系密切，未闻有因此判死刑的，余程万未与常德共存亡之罪，两相比较，未免太严重了一点。

正因为余程万是黄埔一期生，有几名官儿颇大的同学想到一计：蒋所以大发雷霆，无非为了在罗斯福面前丢脸之故，那末由罗斯福出面营救，这条命准可保留，设法通知于他，而罗斯福也不以杀余为然，从白宫发了个电报为余说情，蒋介石于是不独没杀他，反而转调为师管区司令，虽说官儿较师长低些，但以一个死囚而仍能戴上纱帽，此事究属少见。

正因为国民党军队真能死战者太少，于是余程万常德之战便为人们所称道，老作家张恨水当时以此为题材，写了本长篇小说“虎贲万岁”记其事，颂扬一番。“虎贲”是当时五十七师的代号。没料到一九四八年有一个女读者对“虎贲万岁”中的那位将军万分仰慕，最后变成了他的妾侍，那便是苏州女子吴冰，在屏山“华苑”为余程万生下第三个孩子时遭到匪劫的女主人。

有问：天南地北，吴冰如何与余程万相识？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如果都有这种遭遇，岂非“天下大乱”了吗？事实告诉人们，这类情形并不多见。事实也告诉人们，男女双方在这方面的感情都是不健康的。以前那个社会所发生的这类事情，新社会中必难再现，因为对于一位抵抗外侮的将军，尊敬与热爱的感情可以理解，这也是爱国的表现。吴冰没有错，但余程万已经有了妻室，双方如再结婚，情形便欠自然了。老朽无意喋喋不休，多管闲事。却说吴冰在一九四八年间，刚在苏州读完高中，读到“虎贲万岁”小说时，还以为书中主角并无其人，乃是小说家的想像之作，也就公开表示喜爱这位将军，以为说说算了，不当它是一个少女的什么秘密。不料合该有事，在她亲戚中有一名陆大毕业的退伍军官，乃是余程万的同学，见吴冰如此这般，便在余程万某次自滇飞宁述职时，写信与他安排了一次晤面，旧社会中所津津乐道的“英雄美人”故事，也就宣告开始。

吴冰之父名崧甫，生有儿女八名，吴冰排行第四，上有兄长两名，正在日本，长姊已出嫁，下有弟妹各二，则在苏州。迨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大势将去，余程万便请吴冰之兄将她送到云南开远二十六军驻地成亲。卢汉将军起义之前，余已将吴送到香港，住在九龙饭店，接着迁入法国医院，为余程万生下第一个孩子，分娩后与余妻邝琼华同住界限街。及后余程万自滇来港，开设农场，吴冰才乡居新界屏山凤辉园，之后迁入附近华苑。这位较丈夫年轻二十一岁的吴冰，国民党当初曾以“匪谍”视之，后来见她十分宁静，“与世无争”，无论在什么地方，她总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才算了。却没料到那次她分娩之后，大祸飞来。

话说那越墙奔向屏山警署的花王既已报案，驻警便全副武装前往捉贼，而三匪既得甜头，黑暗之中便想突围而出，可是谈何容易，于是枪战开始，内中一名匪徒便把余程万当作盾牌，要他护送安全逃亡。余程万有苦说不出，只能在大门口高呼“停战”，

但枪弹乱射，犬吠不绝，屏山已在惊天动地之中，警方为免损失，只是紧紧包围华苑，企图在天明后使贼帮一网成擒，双方并无白刃交战场面。不料到得天明，华苑门前真的倒下两名尸体，走近一看，一个是强盗，另一个赫然是事主余程万自己。而另外两名强盗，早已在黑暗中失却踪迹，而那位可怜的吴冰，则昏厥在房里。

于是本来想在香港退隐的余程万，又成为海外轰动的新闻人物，各报毁誉之，说法不一。事实上余程万不失为一名爱国军人，他勇抗日军于前，力拒蒋命于后，盖棺定论，是个好人。只是国民党的腐朽影响于他，使他在军中发了大财，胸襟顿形窄狭，满足于身外之物，止步在“营利”之上，到头来死得如此冤枉，宁毋使人嗟叹！

余程万广东台山人，死时五十四岁。父母已故，下有三个弟弟。他是个矮胖子，肤色黝黑。早年投笔从戎，入黄博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曾任排长。当时军校有党代表制，余程万也当过代表。之后入北平中国大学读了几年，再返部队任连、营、团长之职，那是北伐之后的事了。然后再到陆大受训，毕业后任副师长、师长、军长、云南绥靖公署中将主任等职。

一九四九年年底，蒋介石将中央政府迁往四川，图在西南取得立脚点，极力压抑川、黔、滇等各省原有行政机构，而各省负责人也大都绝望于蒋，对待巨变。蒋闻道西南情况不佳，命驻滇将军飞蓉集会，研究对策。那当儿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军部驻于开远，所属一六一师梁天荣部在文山、九十三师叶植南部在建水、一九三师石补天部在普洱。余程万开完那个会，心头已凉了半截。与李弥等人回到昆明准备驱车回防，却给卢汉留住了。卢汉说：“云南也要开个会，应付这个局面，二位且慢返防。”这么着两人便留在昆明。迨是年十二月九日卢汉将军宣告起义，余程万、李弥以及所有蒋家官员，同遭扣留，余程万知大势已去，举国仇蒋，当

年做“党代表”时所得到的东西重现于眼前，知道谁是失尽人心，谁是为民爱戴的，乃接二连三用广播和传单向所辖二十六军全体官兵指示：“吾人应服从卢主席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但国民党部队之中，情形相当复杂。当余程万留在昆明时，廿六军副军长已于十二月十日获得消息，电报向蒋请示，十三日蒋电到达，命副军长彭佐熙接任该军军长，受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指挥，与李弥第八军齐向昆明进攻。迄十二月十九进至昆明近郊，余程万除继续广播，要部下不可轻举妄动外，复偕石补天等是在日黄昏出昆明东门，会晤九十三师与一六一师师长，下命停止攻击，命团长以上军官随他赴呈贡开会，宣布蒋已不可信赖。

九十三师师长叶植南、廿六军军部第四科科长许金涛认为蒋介石固然不行了，但美国后台不会见死不救，准会在中共尚未站稳前出拳扑击，希望余程万考虑问题可别漏掉。余程万道：

“我们在昆明卢主席那边作客已久，朝夕谈论时势，一致认为美国纵有助蒋之心，却无使蒋重返南京之力，因为打共产党是要靠人去打的，光有枪炮没用处，但谁还敢去打，谁还愿意去打呢？这件事他们在台北可以大吹牛皮，在我们军中，这牛皮是吹不起来的，”他把手一指：“喏，这里是呈贡，昆明就在眼前，你们两个可以对弟兄们说，赶快进攻昆明，活捉卢汉，我想这是办得到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打进去之后又如何？昆明给我们攻占了，卢汉也给我们活捉了，下文如何呢？共军正分兵四路兼程入滇，我们能打么？我们还嫌打得不够，还嫌命长么？如果我们的校长蒋公众望所归，他会有这一天么？如果共军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他们能成事么？”余程万见“反对派”不再发言，便说：“今后你们愿去愿留，悉听尊便，决不勉强。你们今后干什么都可以，就不可以在今天攻占昆明，那徒然浪费生命，对局势毫无用处。”又说：“将来谁愿回家，我这里负责遣散便是。”众将官也就没什么可以顾虑的了，纷纷签名，接着后撤二十里，复向

宜良撤退。在这青黄不接当儿，十二月廿二蒋介石自台电令李弥接任云南主席，余程万出任绥靖司令，廿六军便集中蒙自，将军长职务交与彭佐熙，翌年一月六日余程万与李弥应召飞台述职，余经海南岛榆林港时，余程万知道必须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为蒋卖命万万使不得，好在已将家眷送往香港，不妨在榆林住一阵再说。

但蒋介石闻讯紧张，派顾祝同自西昌飞赴榆林港，找到余程万，要他同机先飞海口，续飞台北。余程万心想这玩笑未免开得太大，当下上了飞机。但在海口说要拜会薛岳，避开了顾祝同的监视，找到一个朋友，悄悄住下，到一月二十才乘搭机帆直奔香港。

至于他那二十六军，蒋介石决派飞机运回台湾，打算从那年十二月十五日起每天以三十架飞机包运，不料才运走一个团，当夜解放军与卢汉部队已如雷霆万钧之势直扑蒙自，廿六军余部狼狽南逃，迄金平时分为两股，由叶植南率领的那一股仅二千余人，一口气逃入缅甸边境景栋附近，与李弥第八军残部会合，变成了杀人放火，种植鸦片的流寇，而蒋介石却称之为“游击队”。

二十六军另一股由彭佐熙率领，遁入越南莱州，却未逃脱缴械的命运，对方乃是法国军队，这股人马便成为“国际俘虏”，好长一段时期才回到台湾，零落不堪。蒋介石放在西南的最后一注“筹码”，就这样了结，对余程万当然“难以忘怀”。但对香港他没办法，设若“通缉”，碰壁的必然是蒋自己，于是自有一些国民党在港人马成日介找余啰嗦，余程万却并不在乎，不免酒肉招待。催问得急了，就在初到不久，一九五〇年冬天答覆蒋介石的“邀请”，说他栖居香港，实不得已，如今决意到美国走它一趟，以便“宣慰华侨”。

按照国民党的规矩，余程万与蒋写信，只能称之为“签呈”，而不得以信的形式出之，蒋介石实在像做皇帝一般。而他接到这

个签呈之后，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批了五个大字道：“盼先来谈谈。”经办人就将原件寄回香港，另附“入台证”一纸。余程万接到之后仰天大笑道：“我要去美国那是假的，志在说明我不去大陆；你要我去谈谈也是假的，志在杀我的头而已。”于是入台、赴美、返大陆之说都不成立，余程万在香港经营买卖，以迄死亡。

话说余案发生之后，港府警方在与匪徒枪战时演出了“玉石俱焚”，时值黑夜，也没人查究余程万究竟是怎样死法的。同时警方也查清楚了给当场击毙的匪徒身世，并且，找到了他的遗孀，证实此案系三个小强盗所为，可笑国民党某些在港报刊，居然说是大陆干的。而事实上却真有不少屏山街坊和余程万的友人等等，估计此乃台湾恨余的表现，然而并无实据，可不能黑纸白字随便乱写，不过因此可知余程万死得太不值得，是为爱“财”若渴的人们作参考，倒是真的。

余程万廿八日那天停尸万国殡仪馆，妻妾等家人亲视入殓，吴冰一恸几绝。她本贫血，又在产后，昏厥后久久未能苏醒，送医急救，化了两百多元输血，这才又活了过来。九月十四“三虞之期”，华苑双肩紧锁，无人居住，凤辉园中喃喃佬团团打转，念经拜佛，庭前推放了不少纸札房屋，童男童女，箱笼杂物，黑色房车，情状凄凉，余程万的舅父戴了副老光眼镜，身穿黑色拷绸唐装衫裤，为死者作账房。余程万的发妻邝琼华是年四十四岁，与吴冰一起招呼吊唁之客，前者穿黑绸旗袍，白色平底皮鞋，后者穿格子纺唐装衫裤，也着白鞋，这妻妾二人都在头上插了朵白花，东奔西走张罗，别是吴冰眼泪落个没完。

那吴冰焉得不哭？抛乡离井，举目无亲；而且年纪又轻，涉世未深，余程万在世时她从不问他任何事情，一旦夫婿撒手，明知遗产不少，她娘儿几个可以不愁冻馁，但也无从问起，因为这正是一个余家当时“最麻烦”的问题。尤其是出事之后，她双手

空空，连零用钱都没一个，不得不向隔邻芳园住户，前国民党五十军军长胡家骥的妻子借了一百元应急。后来余程万最小一个弟弟余季章，看在他亡兄份上，对吴冰母子还算不薄。

作为一个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余程万就这样含恨以终了。他因勇抗日寇，引出了一段吴冰传奇式的故事；却因爱“财”若渴，引出了另一段悲惨的故事。俱往矣！余程万的例子，足够为他人作份量沉重的参考，是某些人对“小我大我”何去何从作决定时最好的借镜，用不着老朽饶舌了。

但在台湾，囿于“忠贞”观念的国民党人，尚有所谓仍在为蒋卖力，不如余程万在政治上的觉悟程度。人们要求文武官兵“忠贞”，但像侵占台湾的美国人，以及迄今还在俯仰由人、非“美援”不足以活命的蒋介石等人，对他们就无“忠贞”可言。因为忠贞于美国，等于赞成美国侵台；忠贞于蒋家，则等于赞成出卖自己的领土，但仍有若干人或因利欲薰心，或因无可奈何，继续为美、蒋奔走，明知绝路一条，但一时也无脱身之计。

空军少校李盛林，便是其中之一。

为了派遣特务、空投传单、制造紧张、企图复辟，蒋介石“反攻”固没办法，但空军对大陆上述活动，则在美国顾问耳提面命之下，一直在“打肿脸充胖子”的，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一分，那个李盛林驾驶F八十六型战斗机一架，自台湾起飞，由厦门以南、东山岛以北处窜入大陆上空，骚扰闽省的云霄和粤省的饶平、五华等地区。今天的中国已非当年的中国了，领空领海领土不再像豆腐那样，而有钢铁般坚硬！岂能容许敌机入侵？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立即起飞截击，李盛林发现之后不敢怠慢，忙不迭在被追击情况中经紫金、惠阳向西南方向逃窜，一口气逃到香港附近，实在没办法了，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就直往九龙启德机场降落。

香港机场忽地来了这么一架东西，消息传出，当天晚报刊载

了更多的新闻，说这架在十二点二十分迫降香港的军刀机，已遭港府扣留，驾驶员李盛林也在监视之中，人与飞机，都不得随便行动。台湾那边更是着急，因为久矣呼与李盛林失却了联络。

但香港的美国人马却已获悉，同时台方的“营救”活动也开始，美驻台大使馆空军武官费斯乐勃上校马上致电香港美国空军联络官鲍威尔上校，询问详细经过，要求设法放回。消息同时到达蒋介石跟前，蒋介石道：“到了香港，有美国军方出面要回这架飞机，我们用不着担心，谁都知道美国在香港的地位，这架飞机是会回来的，问题是这架飞机的驾驶人是我们的，他这样没出息太丢脸，你们要好好研究。”然后才听取部下报告。

蒋经国听完经办人的报告之后说：“这件事又牵涉到外交问题，英国和我们已没有正式邦交关系，虽说按照常理，英国一定要给美国面子，但这架飞机到底怎么安置，我们也该多花点气力。”

蒋介石道：“你们空军也该想想，我对你们一向希望很大，凡有什么考核、检阅总是把空军放在第一位，可是这次该怎么说呢？军刀机性能不坏，李盛林又是个少校，机上有机关炮，他自己又有武器，却给米格十五喷射机一口气追到香港，把通讯设备也打坏了，尾巴上又中了子弹，油料也快干了，凡此种种，对我们的面子都不大好看。”

众人唯唯。

而给扣留在启德机场消防局救火车站对面的那架飞机，以及监视在消防局仓库中的那个李盛林，便成为各方瞩目、国际注视的目标，从这架机与这个飞行员身上，看到了中国大陆空军的力量，以及蒋介石的没落。

北京的反应更是迅速，当天下午便将这一事件通知北京英国代办，并且要求他立即转知香港英国当局，人机俱应扣留。香港政府也就忙碌起来，并且感到颇伤脑筋，美国的“面子”固然是一个问题，国际法也是一个问题，于是各报记者采访这件新闻时，